

陈廷一/著

宋庆龄全传

下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宋庆龄全传

下 册

陈廷一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十九章 反战旗手

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罪恶，反对这种战争则是献身于人类进步、文明、发展的不朽伟业。

——题记

●淞沪前线血火厮杀、尸横狼藉，一位娇小的女性凛然穿行于弹雨之中

飞机俯冲时尖利的啸叫，巨型炸弹掀起的冲天气浪，排炮射击引起的大地颤抖，把个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变成了血火厮杀的边关沙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沈阳并强行占领。于是数日之间，河山变色，辽东巨野，尽陷铁蹄。其后，日本更扩大其侵略范围，向我国沿海袭扰，于是乃有天津事件、福州告急。紧接其后的，便是进犯上海。他们先是制造了5个日本僧人被殴案，继之以日本浪人暴动，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捣毁北四川路中国商店，又提出四项条件，要求中国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救国会。随后便是日本舰队集中上海示威，陆战队登岸布防。而最后的一幕，则是1932年1月28日夜袭闸北区。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不愿中国尽亡于日本之手，不顾蒋介石“不许抵抗”的严令，毅然奋起自卫，于是爆发了气壮山河的“一·二八”淞沪保卫战！

1月30日上午，旅长翁照垣正在真如前沿指挥所布置各营恢



复被破坏的防御工事，值班参谋突然跑来报告：“孙夫人、廖夫人来前线劳军！”翁照垣大吃一惊：这怎么行？从清晨开始的一场血战刚刚停下，双方已是短兵相接，敌人近在咫尺，孙夫人和廖夫人到这里不是太危险了吗？他大声喊道：“快去拦住，千万不要到这里来……”值班参谋不等旅长说完就着急地喊道：“来不及了，看，她们已经来了！”

翁照垣用望远镜从观察孔中向外一望，几辆满载慰问品的大卡车正朝这里开来。两位夫人在军部人员陪同下，已经下车步行，往这边走来。多么伟大的女性！翁照垣激动得喉头发颤，急忙跑出指挥所，上前迎接。但没跑出几步，就见头上一架敌机俯冲而来，他一边跑一边大叫：“孙夫人、廖夫人注意……”没等喊完，他只觉得脑后生风，赶忙就地一滚，敌机射下的枪弹在他身后爆起一串一米多高的烟尘。翁旅长一把抓下军帽，望着远去的敌机大骂：“狗日的飞机……”忽然他想起什么，又返身跑回指挥所，一把抓过步话机，下达了一条命令：“各营连注意！现在我们敬爱的孙夫人、廖夫人已经到前线慰劳我们，各营连务必加强警戒，严防敌人偷袭！加强对空观察，确保孙夫人、廖夫人的安全。”

翁旅长二次跑出指挥所，庆龄、何香凝已经来到阵地前。庆龄身着毛领呢大衣，脑后挽着发髻，望着阵地前敌人丢下的死尸、遍地弹坑和冒着黑烟的枯草衰木，神态镇定自若，一副久经征战的大将风度。翁照垣集合起部队，抱拳向庆龄跑去：“报告孙夫人，我旅在此坚守一天两夜，已打退日军13次冲锋，敌人未能前进一步！”

庆龄缓步走向已是衣衫褴褛、浑身泥土血污的士兵，摸摸他们的肩膀，掏出一方真丝手帕，为一位士兵擦去脸上的灰尘。看到士兵们还穿着单薄的夹衣，有的重伤号只做了简单的包扎，她的眼睛湿润了。

巡视一圈后，庆龄站到了队前。她整理了一下被风吹散的头



发，提高了声音讲道：“翁旅全体官兵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占我东北，又犯我上海，足见其亡我中华之野心。现在，你们以冲天的勇气，正当防卫，捍国守土，恪尽军人之职守，拒强敌于阵前，不惜牺牲自己，誓卫中华之尺地寸草，可嘉可赞！你们才是真正的军人，有血性的男儿！有你们这样的军人，中国必不当亡！你们誓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无畏精神，民族可赖，民众可恃！我代表上海民众，代表全中国的民众，向你们表示慰问！向你们致敬、致谢！”

官兵把对孙夫人的敬佩和感激之情集中于手掌之上，枪声稀疏的阵地前滚过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庆龄用和缓了的声音继续说：“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慰问品，东西虽然不多，但这是上海人民的心意。看到这些东西，你们应该想到，在你们的背后，站着坚决支持你们抗战的民众！你们的英勇行为已铭刻在民众的心中，也将以光辉的一页载入不屈的民族史册！今天，我还要特别说一句，廖夫人是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为了支持国内的抗战专程从法国赶回来的。今天我们带来的慰问品中，有一部分就是她卖掉了自己的字画，用那些钱购买的……”

“向廖夫人致敬！”翁旅长带头喊了起来。

何香凝也讲了话。她除对十九路军官兵英勇抗战的行动给予嘉许外，还当场赋诗一首：

“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

“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

何香凝哀婉激越的诗句又一次点燃了官兵们心中对侵略者的怒火，许多人当场表示，不负孙夫人、廖夫人厚望，要誓死保卫上海。

翁照垣最后代表全旅官兵讲话：“即使战至一兵一弹，也要



尽卫土之责，使敌人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

翁旅长把缴获日军的两架望远镜回赠给孙夫人、廖夫人，以资纪念，并把一面被炮弹炸去一角的指挥旗送给庆龄，表示他们誓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庆龄她们离开不久，疯狂的日军又“呀呀”地冲了过来。受到刚才庆龄慰问鼓舞的将士们，以百倍的勇气冲出堑壕，飞舞的大刀直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在军部，蔡廷锴军长热情接待了庆龄，并向她谈了一些机密情况：“前几天有人把我叫到杜月笙家里，午饭后张静江同我说，上海局势一触即发，十九路军如能撤退，他可向蒋总司令报告。被我顶了回去，结果不欢而散。开战当天，蒋又密令其嫡系宪兵第六团在北站下车，企图接替翁旅防务，又被我拒绝。这仗打下去，即使胜了，恐也要受到上面非难。”

庆龄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哪一个人的中国。你们守疆卫土，全国民众都支持你们，即令有人想破坏抗战，谅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蔡廷锴又说：“我十九路军从去年10月至今，饷银分文未发，目前作战，武器弹药消耗巨大，军政部却不予补给……”

庆龄说：“眼下战事正紧，内部摩擦，暂不宜提，恐助敌之士气。但你们的困难，我当发动民众给予捐助解决。”

庆龄和何香凝回到家，立即利用她们的威望和社会影响，展开了为十九路军募捐的活动。何香凝在自家门口贴出了告白，请求各界人士为正在与敌浴血奋战的军人慷慨解囊，以尽爱国之心。庆龄向海外华侨和全国各地发出呼吁，请他们为祖国不受异族侵略捐献爱心，并且在上海亲自奔走，筹款筹物，经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在她们的影响和推动下，海外和国内各界捐款源源而来。新加坡著名华侨胡文虎汇来一万元；上海的先施、永安、新新等大公司和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都捐出巨款；山西的阎锡山还派人送来一批迫击炮和600发炮弹；各界普通群众



生计虽然艰难，每人所捐有限，但情绪高涨，行动踊跃，令人鼓舞。

庆龄在自己寓所辟出一间房子，专门盛放和发放这些款物。这里每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十九路军接到这些物资，士气更加高涨。日本侵略者开始时十分狂妄，曾叫嚣要在 48 小时内消灭十九路军，结果一次次疯狂进攻都被击退，始终不能向前推进。

庆龄和何香凝记挂着身着夹衣在风雪中作战的士兵，发动上海人民缝制棉衣，结果 5 天之内就赶出了 3 万多套全新的棉衣棉裤。当士兵穿上这些棉衣的时候，许多人眼里禁不住流出了热泪。

随着战斗时间的延长，伤兵越来越多。上海原有的伤兵医院已经无法容纳。庆龄决定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借出了学校的部分校舍，许多名医听到庆龄创办伤兵医院的消息，纷纷前来义务服务。一个拥有 300 张床位的医院很快开张。庆龄亲自到医院看望伤员，了解情况。当她看到伤兵中有不少是广东人时，又拿出钱购买了《小桃红》等广东音乐唱片，调剂他们的精神生活。一天，庆龄刚到医院，就看到几个伤兵正和医生争吵，她以为发生了什么事，立即上前询问。原来这些伤兵为“国母”的关怀感动，刚住了几天就坚决要求出院，再上前线杀敌，因为伤还没好，医生劝也劝不住。

何香凝也在公时大学、政法大学和苏州等地创办了 4 所伤兵医院，解决了十九路军的燃眉之急。

宋子文听到二姐天天在为抗敌的十九路军奔走，便从南京赶来看望。一进门看见庆龄眼里布满血丝，人也明显消瘦了，便关切地说：“二姐，你这些天太辛苦了，要注意休息啊！”

庆龄眼里闪着激动的光芒：“前线将士们正在浴血奋战，我辛苦点算什么？这正是为国出力的好机会，正应该抓紧时间多做点工作。再说，这也是对前线将士的鼓舞啊！”



“二姐，我听说为了支援十九路军，你把自己的积蓄都要花光了，这……”子文为二姐日后生计发愁。

“子文，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没有国哪有家！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还能再为自己算计吗？”

“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本应由政府出钱以资军用，你出力出钱是可以的，可是等到仗打胜了，你自己却衣食无着，这……”

庆龄呵呵一笑：“你不必为我的衣食发愁。《诗经》里有这样一首诗——”庆龄情不自禁地吟了起来：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子文眼里几乎滚出泪花：“二姐，你的胸襟和见解太令我感动、敬佩了！”

“子文，我们还是一起到前线看看吧。”

庆龄拉子文又一次到前线，敌机俯冲扫射，炮弹呼啸，庆龄毫无惧色。她指着与日军拼死血战的官兵说：“看，十九路军明知敌人的装备比自己强，而能够不顾一切，以血肉之躯拼死战斗；民众明知自己衣食艰难，还要节衣缩食支援军队，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精神！中国有不可侮的军队，有不可侮的民众，中国决不会因抗战而亡！子文，这可是考验每一个人的时候啊！”

“二姐，今天我在这里看到听到的，与南京传说的情形有很大不同。政府中的一些人被这一仗吓坏了，现在首都已经迁往洛阳。但我已经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你看我的行动吧。”

第二天，子文的夫人张乐怡带着大批慰问品来了。

没几天，孙科夫人陈淑英以及陈友仁夫人、梁寒操夫人也都带着劳军物资来到前线。



一个美国记者在淞沪前线采访后，向全世界发出报道：“孙中山先生之宋夫人，德才如玉，刚强正直，爱国义勇，不畏强暴，极力宣传抗敌救国，卓有成效，举目环球，无与伦比，啊——她是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

●淞沪抗战中，王明把庆龄称为“最危险的敌人”。

但不久，她出任了与共产党合作组织的会长

早春的一场小雨，使空气显得十分清新。庆龄在花园里望着一朵朵带露的花蕾，心情也格外舒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与她合作建立的群众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不日就要宣告成立。这表明反对日本侵略的运动又将迈出坚实的一步。她要乘成立大会的时机，发表一篇重要的讲话，系统阐述自己抗日救国的主张。

庆龄一边看花，一边在脑子里整理着这篇讲话的思路。

“夫人，有电话。”李姐来到跟前，报告了来话人的姓名，原来是上海一个进步团体的负责人。“好，我正要找他。这个电话来的正是时候。”

“孙夫人，你好！我是上海青年读书社的章文。我想就我们团体近期的活动向您当面请教，不知夫人何时有空？”

“你如果方便，现在就来也行。”

“啊！夫人，你能这么快就安排，我太高兴了！我这就去！”电话里传来了对方激动的声音。

庆龄对讲话的思路已经考虑得差不多了，她想来人正好可以再一起聊聊，看还有哪些内容应该补充。

章文为不使庆龄久等，要了出租车很快到了。

“孙夫人，我听说您领衔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我们这个团体的不少人都想参加。现在看来，仅靠读书是救不了当前迫近的国难的，我们都想在夫人领导下做一些实际工作，不知夫人能否接纳？”



“救国么，当然是人越多越好。御侮会是有自己的救国主张的，你们如果同意，当然可以考虑吸收你们参加。”

“敢问夫人主要的主张是什么呢？”

“主要的主张是向政府提出的四项要求：第一，派遣全国至少80%的军队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热河，保卫中国；第二，武装人民，并组织义勇军；第三，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

“孙夫人，恕我冒昧，这里边的后3项可是共产党的主张啊！”章文愍厚地笑笑说。

“噢，你是怎么知道的？”庆龄望住他说。

“读书嘛，我们可不是光读《四书》、《五经》那些老古董，共产党苏区的报刊书籍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哩！”

“不管是谁的主张，只要有道理、能救国，就应该接受。不知你们看过以后是怎么认为的？”

“夫人，据我所知，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共产党领导人王明曾把您和支持十九路军的冯玉祥将军，以及十九路军本身，都看作是中间派，说你们的行动具有欺骗性，是最危险的敌人呢。”

“那是他们个别人一时的看法，现在他们可能已不这样认为了。再说，人生难免有时被人误解，总不能老是耿耿于怀，还要往前看嘛！现在他们的这些主张我认为真正是抗日救国的，我就要吸收过来。”

“夫人心底无私，胸襟坦荡，章文佩服之至啊！”

“我不要听你的奉承话，我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呢。”

“这决非奉承，实是肺腑之言。夫人，不瞒你说，共产党的这些主张我是深表赞同的。而且通过这几年仔细研读苏区的书报，我认为共产党和红军是当前惟一能够拯救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如有机会，我还想加入共产党或者直接投奔苏区，做一名红军战士呢！”

“哈，我可不是共产党员，可帮不了你这个忙。你这个想法要让当局知道了，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啊！”

“孙夫人，我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哎，我说我们参加御侮会的事……”

庆龄凝重地看着他：“只要你们同意本会的章程，我看可以考虑。具体事宜你再找刘芝明商量。”

“是左联作家刘芝明吗？”

庆龄点点头，表示肯定。

稍顷，庆龄说：“我准备在御侮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一篇讲话，我准备讲这样几个问题，你先听听，谈点意见。”

“这可不敢当，夫人……”

“不必客气。你来作第一个听众，有什么感觉只管讲。”

庆龄把大致的内容说了一遍，在讲到第四条主张时，特别讲了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经对日宣战，而且曾于1月份提议，在停止进攻苏区、恢复人民民主权利、武装人民的条件下，愿意同任何武装部队合作，共同抗日。

“夫人，所讲各项非常符合当前形势，非常合乎我们的心意。只是，只是……”

庆龄看出他有话想说，就鼓励道：“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不必过于谦虚的。”

“那好，我想如果能把国民党某些官员的做法与共产党作一点对比，效果可能更好。比如，日军进攻山海关和临榆县城时，热河省长汤玉麟闻讯逃窜，并且动用200多部汽车运送私产到天津租界这件事，就应该乘机抨击一下。”

“章文，你这个意见很好。榆关战事发生时，许多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我当时本来准备亲自去组织救护伤兵的，只因民权保障同盟会务缠身，改派了杨杏佛前去。当时身为省长的汤玉麟却开门揖盗，要借此机会给予揭露和痛斥，但这笔账应该算在国民党政府头上，因为他奉行的正是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政



“府应该对这种卖国行为负责。”

“夫人高见，您总是一下子就把问题的实质抓住了，而且上升到与最高当局的政策相关上。您今后一定多给我们学习和聆听教诲的机会才好啊！”

1933年3月8日，国民御侮自救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上海30多个进步团体集体加入，声势很大。庆龄在会上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个讲话很快在报纸上刊出，给了爱国群众很大鼓舞。

自救会在上海一些区成立了分会，开展了一些宣传群众、组织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但是，当时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并没有得到纠正，这个团体不久即因公开购买武器，鼓吹武装暴动遭到租界捕房的搜查，自救会实际由共产党主持的内幕被反动派侦察到了。庆龄无法劝说自救会中的共产党党团改变路线，又因身体有病，便辞去了会长职务。但是“左”倾路线推行者们并没有因此变换斗争策略，结果在“五一游行”和“飞行集会”中，又有60多人被捕。庆龄对被捕者进行了积极营救，但自救会的工作已经无法开展了。

但是，庆龄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并没有停止。不久，庆龄亲自公布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配合第五次反“围剿”制定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并为这个文件发动了广泛的签名运动。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文件上签名以示支持，由于庆龄的崇高威望和共产党主张的正确性，甚至就连国民党右派胡汉民也在上面签了名。在这些签名者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是庆龄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又一个抗日救国团体。

这个团体的实际工作主要通过党的组织进行。它后来领导了著名的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两年以后，这个组织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按照党的决定，转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蒋介石严令不准开会，警察特务层层设防，但
由庆龄主持的远东反战大会却在公共租界巡捕
房头子住宅的隔壁召开……

庆龄为刚才收到的电报激动着。

电报是世界反战委员会拍来的。当初世界反战大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时，庆龄因为营救牛兰夫妇正在紧要关头，未能出席。但由于她的威望和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她仍被大会选为名誉主席。现在反战委员会通知她，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一是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事重新调查，一是在中国筹备召开远东反战会议。

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重大支持。

庆龄把这个消息向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作了汇报，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应该立即抓紧进行准备工作。庆龄根据大家的意见，草拟了给世界反战委员会的复电，对代表团表示欢迎，并表示将抓紧工作，在代表团到来之前，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杨杏佛根据庆龄的意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了这件大事。

杨杏佛慷慨激昂地说：“日本帝国主义占我东北，明明是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现在还在时刻准备对我发动大规模的人侵战争，企图亡我中华，占我河山。政府不思抵抗，却一直寄希望于国联，由他们来主持公道，谴责和讨伐日本，令其还我东北。可是，国联同样是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他们能够替我们被侵略的民族和国家主持公道吗？请看，由英国人李顿任团长的国联理事会调查团，在东北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竟然说‘九一八’事件的发生，盖因中国人民抵制日货所招致！说日本的侵略是为了



消灭‘赤色危险’！他们不是要求日本归还我东北，而是提出要把东北交给‘国际托管’！什么叫‘国际托管’？还不是老牌帝国主义‘利益均沾’的翻版！我东北让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占领还是让几个帝国主义占领，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把东北从我国的版图上划走！现在，国际反战委员会派遣的这个代表团，将对日本占我东北之事重新调查，我们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且向他们提供真实情况，通过他们把我被侵略的事实公诸于世，让世界上一切正义的力量都来谴责日本的侵略，声援我们的反侵略斗争！”

杨杏佛接着说：“各位！这次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团到中国来，还有一件重要大事，就是在我国召开远东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会，将起到动员人民、动员一切力量，遏制侵略的作用。请各位记者对这两件大事多做宣传，让他们把真实情况了解到，把远东反战大会开好！”

杨杏佛讲完，许多记者又围上来提了一些问题。一位记者问：“这个代表团由何人率领？”

杨杏佛答：“由世界反战委员会副主席巴比塞率领。”

有人问：“具体成员都有哪些？”

答：“英国勋爵、工党议员马莱，法国《人道报》主编古久烈，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马尔度以及英国的哈密尔敦等。”

一时间，世界远东反战大会将在中国召开成为重大新闻，给了民众和各进步团体以很大鼓舞。

庆龄把这个消息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决定与庆龄合作，共同筹备欢迎代表团的工作。公开的由庆龄出面领衔主持，实际工作则由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全力以赴去进行。

国民党当局对这个代表团却并不欢迎，结果筹备工作中风波迭起。开始筹备工作以国民御侮自救会的名义进行，五一游行后，自救会被解散，又转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推动。正当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又遭暗杀。于是，



庆龄把民权保障同盟与上海文化学术界 40 多个团体联合起来，又成立了“中国领土保障同盟”，继续开展公开的筹备工作。

盛夏 8 月的一个夜晚，庆龄在寓所里来回踱步。明天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团乘坐的国际客轮就要到达上海，她必须周密地考虑，组织好明天的欢迎仪式。

突然，筹备会的一位干事匆匆赶来报告：“主席（筹备会主席），蒋介石已经下令，不准国际反战委员会代表在上海上岸，码头上现在开进了大批警察，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不仅代表团将被阻挡，就是明天欢迎的人也靠不到跟前啊，这该怎么办？”

庆龄的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这么卑鄙的事情他们竟能干出来！”

“人家来中国召开会议，是帮助我们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工作，当局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孙夫人是否马上和南京联系，给他们讲清道理，撤销禁令？”

庆龄看看表，已将近夜间 10 点：“在政府中做工作，恐怕来不及了。那样做需要时间，我们做了几个月的准备，总不能届时让代表团吃闭门羹吧。如果那样，将是我们的失职，怎样向世界支持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交待？”

天热心急，那位干事脸上汗水一个劲地往下淌着：“可这该怎么办呢？”

庆龄来回踱了几步，狠狠心说：“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硬闯！明天，我亲自到码头迎接，你们组织好群众接应。记住，届时人员一定要组织好，要避免和警察发生直接对抗，以保护代表团的人身安全。”

“太好了！只是夫人的安全……”

“你不必担心。只要欢迎的队伍不乱，我谅他们还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下毒手。如果我牺牲了，那对全中国全世界的反战运动将是一个更大的激励。我对此是无所畏惧的！”庆龄语气坚定，悲壮豪迈之气溢于言表。



“夫人，您真——太伟大了！”这位干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随即又坚定地说：“那我这就去通知有关方面，有夫人出面，明天一定把代表团接上来。”

党组织连夜做了周密布置，选派了身强力壮有武功的人员准备紧随庆龄，保护她的安全。同时对参加欢迎的人员划分小组，指定负责人，维持秩序。

上海港客轮码头，军警们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围成里外三圈，一面对旅客上岸的石阶，一面对外面迎接客人的广场。而在外面，从黎明时分起，就有欢迎的人群开始聚拢，他们打着欢迎的旗子，不时向过往群众散发世界反战委员会远东会议筹备会主席宋庆龄的声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欢迎的群众越聚越多，码头前面的广场和附近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但是双方界线分明，就那样对峙着。

随着客轮进港一声高亢的汽笛，神态庄重的庆龄出现了。她沿着欢迎队伍自动闪开的通道，一直走到进港的大门前，直到军警交叉的刺刀顶住了胸口。握刺刀的手开始发抖了。

一个佩带中校肩章的军官跑步来到跟前。看到庆龄，只好抬手敬礼。

庆龄问他：“今天这么吓人的阵势，是要在这里行刑杀人吗？”

军官脸上红了一下：“报告孙夫人，上峰指示今天进港的轮船上有国际特务，我们是特来阻止他们上岸的。”

“噢，那你们可要尽到职责呀！日军已经在这里上岸和我们打过一仗了，再不能让他们的特务来刺探情报。不过，今天船上有我的几位客人，我要上船迎接一下。”

“哎呀，夫人，上峰说——今天任何人都都不许进港迎接客人的，我军令在身——”

“任何人？那我问你，上海警备司令吴铁城来能不能进，宋子文来能不能进，陈立夫来能不能进，蒋介石来能不能进？谁有



这么大的权力管住任何人？”

庆龄旁边的黎照寰虽为大学校长，但他也是孙中山的老朋友，老资格的同盟会员。这时挺身向前，指着军官说道：“你可看清楚了，她是谁。她不仅是孙夫人，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母，也是当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司令见了她哪次不是毕恭毕敬？宋子文、陈立夫谁敢违抗她？蒋介石在孙夫人面前哪次不是垂手而立？你什么官阶，敢阻挡孙夫人的行动？”

等待迎接的群众见庆龄被阻，顿时喊起了口号，震天动地，群情激昂。军警们见状，也“哗拉”推弹上膛，对峙的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黎照寰乘机指着双方阵势说：“你们可要看清了，今天这么多人，万一控制不住局面，孙夫人的安全出了问题，我看你把全家九族都搭上也担当不起。怎么办，你们还是要掂量掂量。”

中校军官一看阵势，确也害怕。那边孙夫人亲自来了，可这边一个大头头都不见，这情况让自己一个小官怎么处理？放人，上边肯定要处罚；不放，万一出了问题真是命都难保。他急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突然回头大喊一声：“全体集合，列队待命，我去打电话请示！”

这不等于撤岗了吗？可不撤又怎么办？反正他去请示，那边有了令再执行。这也是一个脱身之计。

庆龄乘机和几个人进了码头，船上领队的英国勋爵马莱和其他成员正好走上甲板，双方热情地打过招呼，一齐朝验票口走来。值勤的警察一看马莱的护照，大叫起来：“就是他——”

庆龄一步上前挽住马莱的手，回身对警察说：“是的，就是他。他们几个就是我的朋友。谢谢你的提醒。”

这个警察还想阻止马莱过岗，返身一看其他军警都坐地上自掬凉风去了，知道事情不好办了，只好张口结舌看着庆龄把客人领走了。

一出码头，欢迎的队伍顿时欢腾起来，敲锣鼓的，放鞭炮